

# 哈里里遇刺与中东地缘政治生态变化

蒲瑶(西北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 2005年2月14日, 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遇袭身亡, 引发了黎巴嫩政局动荡和叙黎“特殊关系”的危机。黎巴嫩的教派权力之争, 阿以冲突引发的矛盾, 外部势力的插手、干预是其动荡的根源。围绕黎巴嫩动荡局势而展开的国际关系博弈正在中东上演: 举步维艰的叙利亚使出浑身解数进行“绝地反击”; 乘胜追击的美国拔钉子、促变革; 渔翁得利的以色列除隐患、扩优势。展望黎巴嫩未来局势, 叙黎关系、黎巴嫩教派分权制仍是两个不容忽视的主要症结。

**关键词:** 哈里里遇刺; 黎巴嫩; 中东; 地缘政治生态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 Assassination of Halili and the geopolitics- ecology in the Middle East

PU Yao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The assassination of Halili in Lebanon has caused the recent internal turmoil influence within parties and religious sects, and a crisi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banon and Syria. Focusing on the civil war in Lebanon, this paper attempted to analyze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auses. Particular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politics and ecology,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new round wrestling between the superpowers, especially the U. S., Israel and Syria, which followed closely the former prime minister's assassination. Then, it suggested that it was time for Syria to withdraw from Lebanon, which might solve the problems.

**Key words** assassination of Halili; Lebanon; middle-east; geopolitics- ecology

20多年前, 有关黎巴嫩内战的报道每天充斥着媒体, 后来内战平息了, 这个国家不再显山露水了。然而 2005年2月14日, 有“黎巴嫩先生”之称的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遇刺, 这一事件使本已平静的黎巴嫩再次爆发动乱, 并使中东地缘政治生态发生变化。在黎巴嫩国内, 总理卡拉米两次内阁辞职, 不同派系举行大规模游行; 在国际上, 中东各国乃至世界大国在此展开新的角逐。黎巴嫩的动荡局势, 既反映了在外部势力介入的背景下, 黎巴嫩政坛的派系斗争态势, 也折射出黎巴嫩政治体制中长期积重难返的深层矛盾。

### 1 黎巴嫩动乱的历史根源

中东小国黎巴嫩在 1975年爆发内战以前, 曾是一个社会稳定、经济比较繁荣的现代国家。受地中海气候影响, 它的海滩和山地气候湿润, 风景优美, 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旅游者, 故享有“欧洲瑞士”的美称。首都贝鲁特是中东的金融、教育和文化中心, 吸引欧洲和海湾酋长们的丰厚投资。然而这个繁荣稳定的国家, 竟然在一场 15年的内

战中变得四分五裂。黎巴嫩内战因而成了国际社会关注的突出问题之一。

黎巴嫩 1943 年从法国的统治下获得独立, 时逢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之际, 一般而论, 一个新兴的独立国家应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独立。黎巴嫩内战爆发后, 以色列的入侵加剧了黎巴嫩的内部冲突。按常理而言, 外寇入侵只能促进民族团结, 共同御敌。以色列的入侵又缘何引起黎巴嫩更大的混乱? 显然黎巴嫩内乱有着深刻、特殊的社会和历史根源, 也与外来势力的插手和干涉密切相关。

### (1) 教派权力之争是动乱的根本原因

黎巴嫩的民族构成相对简单, 阿拉伯人占 95%, 亚美尼亚人占 4%, 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占 1%。然而它却是一个多教派的国家。可以说, 黎巴嫩是一个以家族和教派权力为基础构成的国家, 居民隶属于不同的家族和教派。在黎巴嫩社会中, 宗教发挥着重要作用, 正如奥古斯塔·理查德·诺顿指出, “在黎巴嫩, 宗教是归结因素。黎巴嫩人生来就是宗教的。这种宗教特性制约了它的文化领域, 决定性地限定了它的社会和政治特性。所以, 宗教作为标签, 是不可避免的事实。这是因为黎巴嫩的自然历史和它的政治体制都把它的公民衡量为某个宗教集团的成员。”<sup>[1] (P183)</sup> 这种自然历史条件使它的宗教派系十分复杂, “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 在不同的时期, 许多住在靠近高地的人为了逃避不公而躲进高地一带。由此可以解释为何在黎巴嫩, 尤其是其山区, 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宗教派系”<sup>[2]</sup>。各教派为了生存、自卫和发展, 围绕着自己的精神领袖形成封闭的、结构严密的宗教公社, 它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小社会, 割据一方。彼此之间森严壁垒, 教派意识隔阂、利益冲突导致社会分裂。不同的教派组成不同的名目繁多的政党, 并拥有自己的民兵武装。有人说: “三个爱尔兰人在一起, 便会组织两个政党; 三个黎巴嫩人在一起, 便会产生三个政党并拥有各自的武装民兵。”<sup>[3]</sup>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黎巴嫩在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之严重。这种特殊的国情, 对黎巴嫩的政治具有深刻的影响。黎巴嫩独立伊始, 其国家权力分配原则是教派主义, 依据的是 (以 1932 年的人口普查) 人口比例。形成“六五比例”, 即基督教马龙派得到大部分权力, 什叶派基本未得到什么权力。

随着战后黎巴嫩社会经济的发展, 黎巴嫩穆斯林人数迅速增长, 尤其是什叶派人数跃居全国

之首。什叶派和德鲁兹派要求重新分配政治权力, 导致 1975 年内战爆发。从更深层次讲, 黎巴嫩教派冲突的深刻根源仍是社会根源。20 世纪六七十年代, 伴随黎巴嫩社会经济的发展, 两极分化日益尖锐, 占全国人口 4% 的社会上层占据国民收入的 50% 以上<sup>[4]</sup>, 从而导致穆斯林下层的不满。在社会矛盾尖锐的条件下, 各派系集团都鼓吹维护本派利益、靠损害其他派别的利益来发展自己。其结果加剧了教派间的冲突, 造成民族分裂, 使外部势力干预有了可乘之机。

### (2) 阿以冲突引发的矛盾是黎巴嫩内战的导火线

四次中东战争的直接后果之一是导致巴勒斯坦难民的产生。约 40 万巴勒斯坦难民涌入黎巴嫩, 给黎巴嫩带来沉重的经济和治安问题。1970 年, 巴解游击队同约旦军队发生冲突遭驱逐, 来到黎巴嫩境内, 并以黎巴嫩为基地展开对以游击战, 遭到以色列军队的报复。这使黎巴嫩百姓财产遭到损失, 黎巴嫩局势处于紧张状态。黎巴嫩国内伊斯兰各教派对巴游击队在黎展开抗以游击战争持积极支持态度, 而大多数基督徒则认为巴游击队在此活动给黎巴嫩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 应把他们驱逐出国。与此同时, 在黎巴嫩的巴游击队与当地穆斯林结盟, 积极参与同当地基督教民兵的武装冲突, 因此黎巴嫩国内固有的矛盾日益激化。1975 年基督徒在贝鲁特对穆斯林的袭击事件拉开了黎巴嫩内战的序幕。

### (3) 外部势力的插手、干预是激化矛盾的重要因素

基于宗教和历史的原因, 欧美, 尤其是法美对黎巴嫩的影响深远。黎巴嫩是西方珍重的一片土地, 这里曾是中东唯一的基督徒占多数的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法国取得了对叙利亚—黎巴嫩的委任统治权, 后来在美英支持下, 黎巴嫩从叙利亚剥离出来, 成为一个教派分权的特殊民主国家。因此曾是黎巴嫩保护国的法国, 也一直被看作是基督教徒社团的恩主和保护者。贝鲁特是美国和欧洲势力的中心, 其象征是大批的外交官和商业社会<sup>[1] (P183)</sup>。故在对待黎巴嫩内战问题上, 西方人更倾向于支持基督教派。在西方人眼里, 教派分权体制是不能触动的。他们为维护各自在黎巴嫩的利益, 干预甚至派兵进驻黎巴嫩, 致使其内战更为复杂。

与此同时, 基于教派、民族及历史的一致性, 叙利亚、伊朗、伊拉克等中东地区大国也决不“无

视”穆斯林兄弟国家的内乱,积极“帮助”黎巴嫩穆斯林派系、团体,尤其是叙利亚以“叙黎特殊”关系为由在1976年出兵黎巴嫩并控制其东部和北部地区。伊朗不仅出兵黎巴嫩,并帮助其穆斯林武装建立了真主党。而以色列出于打击巴解武装力量的考虑,在黎以边境地区积极扶持亲以的“南黎巴嫩军”,以对抗穆斯林武装。

由此可见,黎巴嫩内战的产生不仅有其内部宗教、民族及社会经济问题根源,更与中东地区的阿以冲突、国际上大国势力在此介入密不可分。

## 2 哈里里遇刺后,中东地缘政治生态发生变化

哈里里遇刺将本已平静的黎巴嫩再次推向动乱局面,不仅黎巴嫩的安全形势面临新的考验,中东地缘政治生态环境也面临新的变动。中东国家乃至世界大国展开新的角逐,中东国际关系的博弈于此展开。

### (1) 举步维艰的叙利亚

哈里里遇刺身亡在中东引起了一场剧烈的政治风暴,与黎巴嫩保持着特殊关系的叙利亚被抛入危机漩涡中备受责难。正如黎巴嫩前总理萨利姆·赫斯(Salim Hoss)撰文所言,“叙利亚是这场危机中受害最深者,而叙的敌人和对此感兴趣者则从中获利。”在国际压力与日俱增的情况下,叙利亚举步维艰。

首先,叙黎的“特殊关系”面临冲击,叙利亚面临着国内基督教派系要求叙撤军的强烈压力。黎内战爆发后,叙以“阿拉伯威慑部队”名义进驻黎境内要害地带。理由有三:首先是对付共同敌人——以色列(半个世纪的中东战争,以色列从叙夺得戈兰高地,并于1978、1982年两次入侵黎),叙出兵黎巴嫩旨在叙以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区,以防止以色列渗透;其次是为了防止黎巴嫩内战引发本国教派冲突;最后是借机扩大本国在黎巴嫩的影响力。1989年“塔伊夫协定”不仅回避了叙撤军问题,而且将叙最关心的一点,即黎具有阿拉伯属性国家得以确定<sup>[5]</sup>,最终确立了两国特殊关系。1991年两国签订的《叙黎安全条约》则以法律形式规定了叙对黎的安全负有责任和义务。哈里里遇刺后,叙利亚首先被推到风尖浪头上。黎巴嫩国内亲叙的卡拉米政府总理辞职,叙利亚与黎真主党将经受巨大的压力。在黎巴嫩国

内民众一片要求叙撤军的呼声中,叙利亚继续在黎巴嫩驻军已不可能。

其次,来自美国的压力日益增大。美叙交恶,由来已久,症结在于以色列。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占领了叙利亚戈兰高地,两国一直处于敌对状态,叙利亚是唯一没有和以色列签订“和约”的1967年中东战争的交战国,加之美以关系的特殊性,因此叙美关系一直冷淡。美叙双方关系的近期恶化却是始于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叙利亚坚决反对美对伊动武,美给叙则加以“流氓国家”(rogue nation)的帽子。伊战后,美对叙的责难从未停歇过,认为叙利亚不仅在伊战中给伊拉克提供夜视镜,而且给萨达姆政权高官提供庇护,支持中东地区激进组织如哈马兹、黎真主党,妨碍中东和平,在黎巴嫩长期驻军操纵黎巴嫩政局等。美对叙的责难于2004年转化成对叙的经济制裁,并推动联合国安理会出台要求叙撤军的1559号决议,向叙再度施压。如今,美更是借哈里里遇刺引发的反叙浪潮加强了对叙的压力。

面对黎巴嫩国内的反叙呼声和来自美国的强大压力,叙利亚政府一方面避免与美直接冲突,最近的撤军行动与萨达姆胞弟在叙的被捕可被视为叙对美缓和的姿态;另一方面,叙利亚使出浑身解数在黎巴嫩进行“绝地反击”。毕竟叙黎血脉相连,历史关系密切,叙对黎的苦心经营在客观上也的确起到了稳定黎巴嫩内政的效果,对南部强敌以色列也起到了威慑作用。近期在叙黎两国分别上演的大规模“反美”、“挺叙”的群众示威游行多少反映出叙黎关系之深远,美期待的“雪松革命”绝不会像乌克兰“橙色革命”那么快、如愿以偿。总之,黎巴嫩危机将使叙利亚政治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

### (2) 乘胜追击的美国

对美而言,哈里里事件引发的黎亲叙政府卡拉米的辞职无疑是个极好的机会,并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关注。认为“雪松革命”(美国对黎巴嫩“革命”的命名,雪松是黎国旗、国徽图案。而革命的对象则是亲叙利亚的黎政权)是布什政府在中东地区推行民主改革的又一成功典范。美国在哈里里事件上竭力渲染,大肆介入,究其原因有三:一是借刀杀人,借用黎巴嫩国内以及国际社会的舆论迫使叙从黎撤军;二是借此机会推动黎巴嫩“民主革命”,既使美国的“大中东计划”又多了一个据点,又使中东国家民主革命的“多米诺骨牌”产生效应;三是迫使叙黎在与以谈判中的单一

轨道变为双轨制,促使黎摆脱叙,单独与以媾和。

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的“大中东民主计划”推行得颇有成效:阿巴斯要谈判、建国,就必须按照美国制定的路线走,目前巴勒斯坦在和平的期许下,正遵照美国的意思,从内部进行民主改革;在美国的压力下,连沙特这样的君主国都开始进行地方选举了;最让人震惊的是连任四届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破天荒地宣布修宪增加总统候选人。在这目不暇接的中东变化中,均能窥见美国的“大中东计划”积极参与的迹象。在这种情势下,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和独霸地位得到强化。中东一向是大国势力角逐的场所,尤以美、欧、俄三方的博弈最为惹眼。欧盟注重培育和发展同阿拉伯国家的整体关系,俄罗斯则同叙利亚、伊朗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美国则借助以色列作为战略据点,向中东四周辐射其势力和影响。伊拉克战争后,美国的单边主义已在中东登陆并站稳脚跟,而欧、俄传统的势力范围和地缘依托点正逐渐丧失。此外,美国在叙、黎问题上还考虑到了伊朗。美国坚持的联合国 1559 号决议规定,黎巴嫩境内所有武装派系应放下武器,此款暗指真主党。受伊朗支持成立于 1982 年的真主党在黎巴嫩国内是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与叙、伊(朗)关系尤为密切。故美国此举也有削弱伊朗之意,真可谓“一石二鸟”之功效。

### (3) 渔翁得利的以色列

在这场黎巴嫩政局危机当中最暗自窃喜的恐怕要数以色列。“叙黎特殊关系”除了历史因素外,安全问题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如果说美叙黎三国核心问题是驻军的话,那么领土安全则是叙以黎三国关系的关键所在,亦是中东阿以冲突的延伸。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出兵占

领了叙利亚的重要军事要地戈兰高地,并于 1978 年、1982 年两次大规模出兵黎巴嫩,在黎南部扶植亲以的南黎巴嫩军,加剧了黎巴嫩内战。面对共同敌人以色列,在半个多世纪的阿以冲突及中东和平进程中,叙黎两国相互协调,一致对以。叙在黎的驻军成为叙以谈判的重要筹码。假如失去黎巴嫩,在今后与以色列的领土交锋中,叙利亚将失去一个谈判的重要砝码。正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员董漫远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所说,“局势开始明朗,叙正在逐步失去对黎的控制”,以强阿弱的态势越来越明显。阿以问题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在增强。对以色列而言,叙从黎撤军是“令人振奋”的好消息,由于以、叙仍处于敌对状态,叙撤军对缓和以北部边界压力十分有利。如今沙龙以一张停火许诺的口头支票,不但换得了阿巴斯的和平诚意,而且换得了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改善。现在,约、埃已相继派出了驻以大使。在今后一年内,以将与 10 个阿拉伯国家建立不同级别的联系<sup>[6]</sup>。在以阿力量对比上,本来阿方就处于弱势,现在落差就更大了。

目前,围绕黎巴嫩局势而展开的中东地缘政治生态角逐仍在进行中。黎巴嫩问题也日趋国际化,反对派与亲政府派的斗争实际上是一场“代理之战”,其背后的国际和地区政治势力才是这场斗争的真正对手。2005 年 5 月 29 日,黎巴嫩 30 年来首次在没有外国驻军的前提下进行议会选举,已故前总理哈里里的次子萨阿德·哈里里率领的“未来派”在第一阶段选举中大获全胜,但未来黎巴嫩政局仍面临两个不容忽视的、难以在近期解决的问题,一是叙黎关系一刀两断并非易事;二是导致黎巴嫩内战、动乱的根源——教派分权制的废除亦非一夕一朝之事<sup>[7]</sup>。

## 参考文献

- [1] [美] L. 埃斯波西托. 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 [M]. 东方晓, 等.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 [2] 简明伊斯兰世界百科全书 [M]. 北京: 旅游教育出版社, 1991 401-402
- [3] 陈建民. 当代中东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158-159
- [4] 赵增泉. 黎巴嫩动乱的教派主义根源 [J]. 西亚非洲, 1988 (6): 18

- [5] 王新刚. 塔伊夫协议与叙黎关系 [J]. 中东研究, 1997 (3): 19-23
- [6] 黄培昭. 中东面临新一轮洗牌 [N]. 环球时报, 2005-03-09 (3).
- [7] 陈双庆. 黎巴嫩, 一团乱麻待谁解 [J]. 世界知识, 2005 (9).

[责任编辑 张莲英]